

馬華當代文學選

第二輯（小說）

導 論

馬 崙

1

大凡各國的文學，都有它各自的背景源流；馬華新文學根植於新馬社會中的華裔社會，由當地特有的社會結構和傳統精神所形成。它自然是華族同胞高度的精神表露。

若要追溯馬華文學的胚變，和它發展史的風貌，我們不能不提到中國五四運動；它是該運動發展的一個小環節。早期的馬華社會很快地接受「五四運動」的影響，文學創作當然不能例外。故此，馬華小說作者的創作一開始就反映了本地的現實生活，和注重地方色彩。當時的文藝工作者都關注民族前途、政治經濟、民生問題，乃至社會的一切；而這關切，出自內心，發自誠意，是表達，而不是傳達；他們獻身的精神是應予讚揚的。

馬華文學史家方修說：「馬華新文學誕生之初，已經出現了很多創作，真實地反映殖民封建社會人民的悲慘生活，以及他們的要求改變現實的思想願望。如陳桂芳的『苦』和『人間地獄』……」①今日的我們，閱讀了早期的馬華小說，覺得一般上的短篇不具嚴格意義，但「地方色彩」却是它共同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所謂地方色彩，根據已故新馬著名小說家苗秀說：「『地方色彩』應該是指一個特殊地域的現實生活底透視及其反映。所以，凡是忠實地反映當地現實生活的馬華小說創作，就必然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的。」②

戰前，道道地地，土生土長的馬華小說作者為數不多；關於這點，新馬文藝評論家趙戎說過：「大約是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二年春日軍攻陷新加坡為止。這一時期裏，馬華文學運動可謂十分熱烈的，參加這一時期的文學工作者幾乎有九十巴仙是中國來的文人，這是其中的一個特點。」③當年的這批中國文人，都具社會代言人的意識，特別着重民族主義思想的昂揚。南來後，他們很快地便直接介入現實社會，善於開拓生活境界，提高思想分析

①見方修編「馬華新文學大系(一)」理論批評一集，頁四。

②參閱「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第八集「史料」（趙戎編），陳征雁特訪稿「馬華小說家談創作之一」，頁二五五。

③見「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第一集「理論」（苗秀編），趙戎作「現階段的馬華文學運動」，頁九三。

能力；新文學代表新思潮，他們選擇了小說創作來裝載自己的思想與感情，多半是以反侵略、反戰爭及殖民政府為主題。比如在三十年代就以長篇小說「濃烟」飲譽文壇的林參天，就曾在六十年代初期承認：「我的作品大多用新寫實主義方法的，內容材料俱有充份的現實性。」^④過去的馬華小說作家，所立下的閃閃生輝的里程碑，其中便有不少閃耀着新寫實主義的思想。這是傳統的馬華小說的特色之一。

從戰前馬華文學的萌芽到戰後六十年代中期的茁長過程中，馬華小說的發展是迂迴曲折的，一直深受着中國「五四」遺風的影響——那是文人標榜健康寫實，過份偏重文學教育功用的時代。因此，一般的小說作者都偏重於社會改革學說，講究題材現實，強調主題思想，將社會現象和問題極端化，小說人物却簡單化；創作目標是在暴露現實社會的黑暗面，歌頌勞苦大眾的戰鬥精神。當我們讀了「馬華新文學大系(一)」和「戰後(二)」(小說一集)，以及「新馬華文文學大系」共五巨冊的小說選之後，不能不承認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新馬華文小說裏，現實主義文學思潮已與這一時期的社會現實相結合；小說作者忠實地把人民心中的問題反映出來——在作品中加以提示。在馬華小說發展史上，最鮮明拓展而有豐碩收穫的，當然是非現實主義的小說莫屬了。

我們概括地回顧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馬華小說風貌，目的是說明馬華小說的現實主義傳統是這樣沿襲下來的；直到現今，仍有不少的小說作者在發揚它。比如雲里風、巍萌、端木虹、年紅、張逸萍、孟沙、紫曦、詩悌、凝秀、鄭祖等就是。

2

有人曾批評道：「海外的文壇不成氣候，雖受大陸和台灣的影響，但反應微不足道。一般趨向，仍是拾取五四以來，到三十年代文學思潮的餘緒。」^⑤像這種論調，固然是太武斷，可是我們也得承認它有多少的真實性。

事實上，早在戰後初期（一九四八年左右），經過一場「僑民文藝」和「馬華文藝」大論戰之後，大部分寫作人都不同意馬華文藝再附庸於中國文藝，而且多能體認到自己的正確身分，再加上多位優秀的來自中國的作家，因故相繼地回到中國去，土生土長的新生代寫作人逐漸地可以取而代之，於是馬華文學正式脫離了中國文學而自立了。這場極有意義的文藝論爭，也對現實主義有所助益——使它的傳統地位獲得有力的肯定，並加強了未來的馬華文藝的創作方向。

之後，約莫十年光景——一九五七年馬來亞獨立了；一九六三年新馬及

④同②，頁二六三。

⑤見司馬長風著「文藝風雲」，頁九。

⑥見溫任平主編「憤怒的回顧」，頁八六，註⑤。

沙砂成立為馬來西亞；一九六五年新馬分成兩個國家了，此後談馬華文學不可能將新加坡文學二而一的並論了，「新華文學」是它的新名稱。任何作家都不可能避免所處的時代的影響。隨着社會急遽改變，經濟和工商業更趨發達；原有的舊題材因環境的不同或變遷而消失了，却出現了許多新事物值得描繪。這些新題材的廣大領域和新的社會型態，都必需用新的文學來表達，任由小說創作者去開拓，更深入的挖掘人性，透過藝術的表現力量，以探究人生的究竟。晉入了六十年代，我們處在一個不斷邁進、不斷完善的發展歷程之中，馬華小說的題材與創作技巧也應有新的趨勢。何況小說原本就是一種富於彈性的文學體裁，每個小說作者都有經常反省各自作品的必要。

一九六三年八月上旬，全馬約有廿六位知名的青年作者在太平舉行兩天的座談會，所研究的兩個課題是「我們的基本信念」和「我們對馬華文壇的看法」，擔任主席的是黃崖，分別由陳孟與夢平（筆者較早期慣用的筆名）記錄。後來兩篇記錄稿整理了發表在蕉風月刊第一三一期及第一三三期；一九七一年被選入趙戎編的「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第八集「史料」（頁二二七至頁二二六）。陳孟在記錄稿「我們的基本信念」裏寫道：「目前文學流派很多，要跟隨那一流派，隨各人的能力而定，完全是技巧問題。文藝工作者應容許各家各派存在，盡力採納各家各派的長處，揚棄它們的短處。不要死心塌地跟定一個流派，因為如果模仿到底，就沒有新的東西了。文藝屬於一種創新，內容求新，形式也求新。如能創出一種新的流派，實在非常可貴。」夢平則在「我們對馬華文壇的看法」一記錄稿裏寫着：「過去，馬華小說可分為兩大派：一是傳統小說，一是港派小說。前者深受五四時代小說創作的影響，刻劃深入，題材現實，態度嚴謹，強調主題；後者注重情節及故事性，技巧平平。至於現代派的小說，是這幾年來才有的；這種創作，注重人物的心理活動的描述，所作的是人類精神及心理的探討。……目前有不少青年作者，一方面承受傳統文學的精華，揚棄其缺點，一方面吸取現代文學的特點，從事內容新、意境新、形式新的小說創作。以往曾經備受讀者歡迎的港派傳奇小說，現在已經少見了。至於專向本邦老牌作家學習風格的青年作者，也開始感到傳統作品不太適合於這個時代，而嘗試『新』的小說創作。」

上述二篇記錄性專文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因為當時出席發言者都是青年作者群中的佼佼者；由此足見在正式揚槳起現代文學的大旗之前，他們確曾先對當時的文學現狀展開一番探索及評價，而大部分的青年作者已對盤踞在馬華文壇數十年的「寫實主義」表示不耐甚至厭惡了。出席那兩個座談會的多位文藝青年，如張寒和山芭仔（溫祥英），後來已成為六十年代舉足輕重的馬華現代小說家。魯莽是馬華現代文學評論家暨散文家溫任平盛讚的現代散文「啟蒙期」的散文作家。喬靜、周喚、冷燕秋、陳慧樺、黃懷雲和秋吟這六位詩人，後來都成為溫任平所說的二十位「前行代」現代詩人^⑥。

依我的看法，在馬華現代小說的「啓蒙期」，如馬漢、陳孟、梁園、年紅等也該列入現代小說作者的行列裏；從馬漢的短篇集「美好的時刻」裏所收的「前夜」等小說看來，他便運用了部分意識流來表達。不過到了六十年代末期，這數位小說作家的作品，就很少有太顯明的現代小說傾向，却歸向鄉土流派去了。

正如溫任平所說的：「馬華現代小說大抵是在六十年代中葉才抬頭的。」^⑦此後，馬華現代小說由奠基時期、塑形時期到懷疑時期共十五年間^⑧，有好多有才氣又肯力求進步的年輕小說作者，不願困囿在一個小圈圈兒裏；他們在創作上突破傳統，推陳出新，尊崇獨創，不斷地從西洋文學及台灣現代文學那兒取得借鏡，吸收養分，化爲自己的血肉。他們開始嘗試掌握一些新進技巧，要表現新的階段，新的境界，還包括了表現人生，表現社會和表現生命，不願再循老一輩的小說路綫走下去。他們認爲創作小說要表現主題，一定要有形式，有了形式，才能表現得好；好的小說，必須技巧好，表現好，才能使作品流傳久遠。經過大家的努力，終於把握了相當成熟的藝術技巧，使馬華小說水平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在六十年代中期前後，最重要的馬華現代小說家是牧犂奴、芙渠（南子）^⑨、張寒、溫祥英、黃戈二和宋子衡等。較後崛起的屬於奠基時期的馬華現代小說家是柯彬、麥秀、梅淑貞、李有成、李永平、菊凡、落葉（小奠邑）等。屬於七十年代塑形時期的馬華現代小說家計有：小黑、溫瑞安、陳政欣（綠浪）、李憶蒼、張貴興（紀小如）、商晚筠、潘友來等。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而有不俗表現的屬於馬華現代文學懷疑期的小說作家，是葉誰、何謹和洪泉等。——把近二十年來的馬華小說作者分爲「現代」或「非現代」之流派，同時指出他們是屬於哪一時期的小說家，這等做法未免大膽一點，也很可能有錯誤的地方；然而總的來說，這對分析某些作家的作品，自有方便之處，所以，還是貿然地劃分下來。

3

馬華現代文學的發展，並不是無往而不利的；它先後遭受到不少的責難，有的甚至大肆的討伐，目爲異端。到了七十年代末期，這裏的文藝界也向

⑦同⑥，頁七四。

⑧詳見溫任平主編「憤怒的回顧」一書的「代『編者的話』」，頁六：「即探索時期（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奠基時期（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九年），塑形時期（一九七零至一九七四年），懷疑時期（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九年）。」

⑨在一九六五年之前，新加坡尚未成爲獨立國，牧犂奴和南子等仍是馬華作家。

⑩同⑥，頁六六。

台灣文藝界看齊——湧現了批判「現代主義」的浪潮，發出文學的民族性及社會意識的呼聲，希望作品歸向鄉土流派，最終是投入歷史文化的民族主義裏去。

有關現代文學所受到的阻礙及抗力，溫任平曾這麼寫道：「現代文學的崛起使得寫實主義的一派覺得自己的傳統地位受到挑戰，乃群起抗衡，現代文學於是被斥為『異端』『崇洋』『晦澀難懂』『表現的只是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沒有道出勞苦大眾的心聲與願望』。因為寫實主義作者幾乎一開始就與現代主義作者發出齟齬，所以這兩派以後便演變成對峙之勢，……」^①我們認為，年輕人的特殊性格，就是否定上一代；他們希望找尋小說新出路、新技巧和新內容；勇於創新與突破的精神始終是令人敬佩的，可惜的是他們的傲氣，也跟衝勁一樣的大；固然具有了藝術表現的涵養，但却稍欠做人的涵養，使人對「現代文學」望而生畏。因此，許多文學流派的論爭，年輕人要負更大的責任。文藝副刊編輯鍾夏田（早期也是現代詩人）就說過：「就主觀而言，現代主義者的氣燄，是令人反感的一個主要因素。」^②

如果他們都能像溫任平這樣具有真誠的態度，而且及時指出：「相對於『寫實主義』的是『理想主義』（Idealism）。確實地說，『現代主義』，更重視『內在的心理的寫實』。」^③——相信過去的幾場筆戰，縱使不能使對方心誠悅服，但至少可換取彼此的基本友誼。溫君的論點是有所根據的，然而看了一九七七年八月在台灣掀起的「鄉土文學」論戰，我們深覺鄉土文學（現實主義文學）是不容易很快便與「現代文學」融和為一的。年來，台灣文學已開始歸向鄉土，馬華現代文學也會從燦爛趨於平淡嗎？這是時下寫作人最關注的問題吧。

其實，身為一位小說作者，他只要在思想、生活及文字技巧方面追求真善美的境界，記住主題是作品的靈魂，技巧是作品的軀體；任何藝術品的完成，在於表現；表現的好壞，不在於某種流派，只要寫得好，那就是好作品，何必一定拘泥於一家之言。緊記着這幾點，然後身體力行就大有作爲了；沒有什麼必要以某種流派自居，或整理出一套強迫別人接受的理論來。宋子衡是目前公認的最傑出的馬華現代小說家，他創作的態度也最令人激賞；你聽，他說：「說句實話，我並不強調文學派別。實際上，『現代』和『非現代』作品有時也很難括分。就我本身來說，我也不知該屬於那一類，但却曾被封為『服膺現代』和『類廢派』的。所以我不能指出『現代文學』的優點和缺點。」^④

① 見溫任平主編「憤怒的回顧」，頁九三。

② 同①，頁六四。

③ 同①，頁一二六。

台灣小說家王拓，就表示過他堅持現實主義的巨大決心。馬華小說界也有這類生猛有力的現實主義小說家，若指出他們有新寫實主義的傾向也無不可吧；它的代表者是駝鈴、雨川和連銅。尤其是連銅，他的小說集「當朝陽初升」裏的短篇，幾乎都是具有鄉土味的鄉土小說；作者對農村有相當的透視力及理解，所以能尖銳地揭露客觀存在着的矛盾。他的短篇「化外的一群」，使我們聯想到台灣小說家宋澤萊的中篇「打牛埔村」，同樣描寫貧苦農人所承受的層層盤剝，始終無法擺脫任人宰割的命運。

前期或老一輩的小說作家，風格固然已定型，可是在挖掘新的題材及內容上，乃至在技巧手法和內涵方面也有了新表現。韋暈、溫梓川、方北方、原上草等幾位老牌作家，雄踞文壇幾十年了，如今的創作力仍是旺盛的。他們的作品多包含着有利於人類社會精神的道德觀念，溫梓川通過馬來西亞人的思想感情寫成的英國背景的短篇「泰晤士河畔」，便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韋暈的「他鄉」是新作之一，這位馬華小說界的頭號作家始終不斷地在超越自己。讀「他鄉」讓我們嗅到那些異國情調的氣息，但隨着錯綜的故事情節發展，也感染到了華僑離鄉背井的哀愁和苦悶；主人翁不願與作者重逢，必有「相見爭如不見」的苦衷吧。我國有不少的高等移民搬遷到澳、美、加、紐等國去落戶，能不事前警戒麼？

寫作約有廿餘年歷史的潘雨桐（凌紫），近兩年來發表了多篇以留美學生的生活面貌和心態為主的小說。「冬夜」是他的代表作，與韋暈的「他鄉」同樣是以美國為小說背景的創作，情景交融，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之一。

在我國各地，也有一些堅實的小說作者，向來甘於澹泊，默默耕耘，不愛標榜，從不在乎自己的創作是否處在支流旁系的地位，但他們多認為健康的積極性的文學，才是統領着文學的主流，佔着正統的文壇地位。這些堅持立場，但在創作上却能兼容並蓄的小說家，他們的題材和技巧也有了很大的轉移——運思取材，獨出機杼，從事更深、更透澈的人生與社會的接觸，於是，他的創作使讀者看到完整的形式和有機的內容。這類小說家，可推薦林之流（陳孟）、游牧、鄭易、碧澄、高秀、雅波、蕭冰和丁雲等為代表。讀了「土地」「龍山鎮」「賽車場上」「占鑄」「第二道符」「警察」「最遲回家的那一夜」「控告」等短篇，都會有此同感吧。

4

本書選載的短篇，僅限於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九年的創作。我有幸得此機會來一次二十年的小說總結；無知所以膽大，我竟然放手編妥了。

我們都希望這部選集，可成為近二十年來馬來西亞浮生百態的一部「字典」；然而，要在馬華文學的二十年間，只收集四十萬言的小說來，確是不易編得很理想的一項工作。最大的難題是要在有限的篇幅中，網羅哪些小說

作家的代表作呢！——文學作品的評審，原無絕對標準，祇能憑觀者的主觀意識來定優劣，加上對於其他作家的作品涉獵不多，搜集也非易事，所以有不少作品未為本人所及見，祈盼有關者鑒諒！

本選集編選了五十四位小說作者的五十四個短篇，其風格多是不調和的，各人以各自的創作形式來表達。事實上，許多人的文學觀並不一致，有人高唱寫小說的普遍永恆主題：寫人性，寫生老病死。有人却主張在小說中表現強烈的社會意識，具有對社會的批判和人道主義精神，忽略小說的藝術性。故此，要做好這份工作，切忌用褊狹的小說理論來迷惑讀者，否定他人，進而肯定自己；他必須冷靜客觀，真正的欣賞個別小說家的作品，不能只侷限於某一流派的創作。我重視的，是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互相平衡，內容與形式取得統一的佳構。個人始終有這麼的感覺：無論怎樣「純粹」的小說，在更具體的研究和較深的分析中，都受着時代精神的影響，甚而為它所決定。絕大部分偉大的或具有永恆意義的小說，無不表達了作品對那個時代的社會意識，反映了真正的人們的愛憎與悲歡。

這一階段的小說作者並不少，然而真正第一流的却不多，足以傳世的佳作恐怕更少。本書裏每家僅選一篇創作而已，這對好幾位傑出的小說作家來說是極不公平的，但限於篇幅，實在是一件很無可奈何的事，心裏有所憾然！我願意這麼表示：比如韋暈、原上草、方北方、林之流、雲里風、雅波、潘雨桐、游牧、孟沙、端木虹、宋子衡、小黑、菊凡、麥秀、張寒、溫瑞安、李永平、黃戈二、陳政欣、張貴興、落葉、潘友來……等小說家，尚有一些極佳的短篇，都因受到字數限制而抽掉了。不能收納他們更多的上乘佳作，無疑地，這是本書的缺憾與損失。

展望八十年代的馬華小說創作，發展的潮流是怎樣的呢？前期的走在兩條主要小說路線上的作家將往何處去？這都是大家所關切的問題。

可以先斷言的一點，就是今後的小說作者，自會避免以往過份的西化、膜拜式的接受外來文學思潮，改為批判式的吸取，才能獲取養分，化成自己的血肉。作者們不致於再主觀地粉飾現實、歪曲現實或無視現實，當可加強思想深度，並力求技巧與內容的融和。大家使用同一種語文來創作、來表達，以期使自己的小說深度和涵蓋面真正擴大而成為偉大的創作，可以在世界文壇上競耀生輝。

期望馬華小說界呈現新風貌，將來總結的時刻有滿穗金黃的大豐收，今日站在原有兩條路線上的小說創作者，理應踈廢了藩籬，真誠的攜手合作！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初稿●八一年四月重修）

溫梓川

溫梓川，本名溫玉書。男。祖籍廣東惠州。編著譯有「南洋戀歌」、「美麗的謊言」、「夫妻夜話」、「美麗的肖像」、「血洒黃沙」、「走向橋邊的女人」、「郁達夫南遊記」、「某少男的日記」、「文人的另一面」、「戀歌二百首」、「山歌選」、「夢囈」、「梓川小品」、「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沈從文小說散文選」、「作家的學生時代」、「作家的創作經驗」、「馬來亞研究」。

泰晤士河畔

溫梓川

想起來，已經是多年前的舊事了。

那時正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裏的一天，我從吉隆坡乘搭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七〇七夜班航機飛到倫敦去作業務上的考察。

到了倫敦的一個星期後，我的日常生活都安排得妥妥當當。我原先約好要到艦隊街的幾家規模宏大的報館去參觀，便開始着手先後依約前去。結果花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才看過了幾家報館，結識了好幾位報人。其中有一位龐世岑，是一家報社裏的週刊編輯。他是蘇格蘭人，出身於倫敦大學文學院，也曾在東方學院選修過中國文學的課程，因此說得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他生得相當英俊，不但談鋒很健，而且滿身書卷氣，說話慢條斯理，從容不迫的，正是一個聊天的好對象。他懂得中國人寒暄的俗套，因此他和我相識時，交換了名片，我才知道他目前住在文人麋集的高尚住宅區「威斯澤」，而我住在芬芝里可以說相距只有一英哩的近鄰。

有一天喝下午茶時，我在家裏意外地接到他的電話，邀約我在週末下午四時左右，到倫敦塔附近泰晤士河邊，一家小酒館去會晤，希望能和我詳談一下馬來亞各地情況，尤其是檳城，他更需要多瞭解一點。

我好不容易等到週末，便提早到倫敦塔去走走，重溫一下那些古老的歷史文物，然後按時依約前往會晤的地方。

那家在泰晤士河邊的唯一小酒館，佈置得非常雅緻，有點像中等人家客廳的氣氛，燈光柔和，使人感到異常的溫暖，雖然是嚴冬的十二月，都沒有一點冷意。坐在那裏，望着窗外，可以看到那雄偉的著名塔橋，在颼颼的北風中，絲毫不示弱；有時有小火輪船乘風破浪穿過橋下，在滔滔的浪濤中卜卜地游過去。

我走進小酒館時，一股暖意迎面襲來。裏面的人客不多，只有寥寥幾個。龐世岑一見到我，立刻站起身，向我走來。

「等了很久吧？來遲了，真對不起！」我說。

「不！我剛到，你瞧，酒還未叫呢。」他說。

我們在靠窗的一張桌子坐下來，要了酒。

他告訴我，三月間要到香港去一趟，順便到東南亞各地去走走，尤其是風光明媚的檳城，他打算花多一點時間，多住一些時日。

「檳城有一個月光灣，據說是很富於浪漫蒂克的情調是不是？」他說，望着我，渴望着我能多告訴他那裏的情景。

我對他說，月光灣離開市區，約莫八、九英哩，是一個很美麗的沙灘，波浪不興，附近有一個小島，島上有樹木，小徑，大家都叫它「愛情島」，却沒有人烟。從海灘游水到「愛情島」並不難，路程不遠，如果退潮時候，那顯得更近了，而且海上浮現着不少大小礁石，像一條道路一樣，可以跑到。在沙灘附近有大旅館，也有渡假別墅可以租賃。歐洲人比較喜歡到那裏渡假，尤其是有月亮的晚上，波平如鏡，晚風掠過，蕩漾着有點點銀光，景色真美！自然單身漢到那裏去，免不了會感慨萬千！如果陪着女友或者情侶，那自然是非常浪漫蒂克的情調了。

「既然有這麼好的去處，那我非在那裏多耽擱不可了。」他說，「你什麼時候回到檳城去呢？」

「我還要到歐洲大陸去看看。巴黎，荷蘭，西德和丹麥的哥本哈根這些地方我都要去遊覽，打算最遲三月間才回檳城。」我說。

「那時恐怕我已離開檳城，到峇厘島去了。」他說。

「回程你還可以到檳城來找我。」我說。

「我打算到星加坡，然後乘英航回來。」

「那末我也許會到巴黎多住一些時間，然後到西德去走一走，二月間便可回到馬來西亞去了。」

「你不去哥本哈根？」他顯出詫異的神色說。

「下次到英國來時，再去也不遲的。我離開檳城太久了。」

「你應該到哥本哈根去的！」他勸我說。

「爲什麼？」

「你不知道，你沒有到哥本哈根去，等於沒有到過北歐。」

「你對哥本哈根好像特別有好感，也許我說錯了，應該說是特別有感情。」

他笑了。「對，對，你說得對。」他大概有點酒意，酒喝得多了。話也特別多。接着他幽幽地說了一個故事，却不是一個愛情故事。

那時我住在北倫敦，却没有工作。我認識了一個越南少女阮南施。她在英國一家音樂學院學音樂。那時正是夏季，她和一組到倫敦來的學生旅行團混在一起。這個團體的成員，包括有法國、德國、荷蘭，士干維亞，甚至印度和非洲等國家的女學生。說起來，倒是可笑的，她們只消花幾個英鎊的費用，便可消磨了一個愉快的假期，和享受一番大都市生活的情調。

有一天下午，我在牛津街閒蕩，遇見了阮南施，她介紹我認識她身邊站着的尤娜，一個十七歲的丹麥少女。她跟那個學生旅行團到倫敦來玩的。那個旅行團早已於兩天前拔隊回到原來的地方去了。她却留下來，無非是想多

玩幾天。

「請你替我照顧尤娜幾天吧。」阮南施對我說，「她在倫敦沒有熟人！」

「不過，我倒想照顧你。」我嘻皮笑臉地坦誠的說。老實說，我對南施是有點迷戀的。不過，她雖然也很喜歡我，却並不流露；她對我坦誠的說話也不以為忤，而且她可能早已對尤娜自負過，她對我有把握驅使的。

「這位是尤娜，」阮南施說着，把那個金髮少女的手臂，硬塞進我插在褲袋的臂彎裏。

「再見，你別傷害她！」

阮南施話一說完，揮揮手，就像一陣風一樣，失去了踪影。而我和尤娜正站在牛津街和查靈十字路轉角的地道車站的入口處。她瞪着我，我對她笑笑，鬆弛一下緊張的氣氛。她有一雙藍眼睛，和滑膩的晒赤了的皮膚。她是士干維那人中嬌小的女孩子，只有和我齊肩的高度，她的體型是瘦削的。她攜帶着一個帆布旅行袋。這就使我有了藉口要做些什麼事了。

「我們最好想法子把你的旅行袋安置好，」我說着，便從她手裏接過旅行袋。

在我們將旅行袋寄放在地下車站的行李寄存櫃之後，我們回到人行道上，無精打彩地裂着嘴唇相視而笑。

「好了，尤娜，」我說，「你要在倫敦逗留幾天？」

「只有兩天，然後我便回到哥本哈根去。」

「好極了，你現在打算怎樣？」

「吃東西，我肚子餓了。」

我却不餓。可是却沒有什麼事情比得上吃東西可以使兩個陌生人容易廝熟起來。我們走進一家低廉的印度人的小餐館去，吃那些辣得燙舌頭的橙黃色的海得拉巴加里雞。直到我們吃過了南印度淡米人的冷糕，我們才能說話。

「你在哥本哈根幹什麼？」我問她。

「讀書，明年我要上大學了。」

「你的父母呢？」

「他們經營一家書店。」

「那末你一定讀了不少書了。」

「哦，不，我讀得不多，我不能呆太久。我喜歡游泳和打網球，而且喜歡上戲院去。」

「不過，你在戲院裏能呆得久嗎？」

「是的，那並不一樣。」

「你的意思是看戲不算坐，坐着讀書才算坐？」

「是的，你說對了。不過，有許多丹麥女孩子却喜歡讀書，她們讀得比英國女孩子多。」

「你可能說得對。」我說

幸而我是在賦閑的時候，時間可任由我自己支配。我們一道在特拉發卡廣場威爾遜銅像下飼餵鴿子，午後又到咖啡座去閒坐，然後才上戲院去看舞台戲。

尤娜穿了一條緊縮的牛仔褲，和一套旅行便裝，她這種打扮到戲院裏去的，那簡直像一個戲劇裏的精神失常的角色，但是尤娜自己一點都不自覺。她對舞台上的戲劇看得很有興趣，在不應該笑的場面却聳聲大笑，甚至在沒有人鼓掌時，她却鼓起掌來，發出單調的掌聲，驚動鄰座。

午餐和看戲，使我的錢包輕鬆了許多，因此晚餐時，我們只好在一間小奶吧去吃烘豆烤麵包片果腹。尤娜要我和她去取回她的旅行袋，我提議送她到阮南施的寓所去歇宿。

「爲什麼要到她那裏去？」她說，「阮南施恐怕早已睡了。」

「是的，你不是和她住在一起麼？」

「哦，不，她並沒有要我和她住在一起，而且她那裏有幾個同學同住，房子太小，也住不下哩。」

「那末，你要到那裏去住？你要在那裏歇宿？」

「沒有地方去，所以我要隨身帶行李。」她說着揚了揚她的旅行袋。

「你不能躺在公園裏的長椅上吧，」我說，「我送你去旅店開一個房間？」

「我想用不着了。我只有回到哥本哈根的路費。」她看起來，樣子有點詫異。過了一會，她輕鬆地把手臂穿進我的臂彎裏說，「我知道，我要和你在一起，你不在乎吧？」

「不，我的女房東，」我吞吞吐吐地說着，我想撒一個謊。其實我的女房東是個寬宏大量的人，是不會計較這種小事的。

「她若是不答應，我們再想辦法好了。」她若無其事地說。

「好的，」我說，「我倒無所謂。」

當我們回到「CAMDEN TOWN」我的房間時，尤娜打開窗戶，立刻顯現了滿天星斗。她脫去她的衣服。那是一個悶熱的夏夜，一陣陣的金銀花的香氣，從窗外飄了進來。

她踢落她的鞋子，赤着腳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她的腳指甲塗着淺紅色的寇丹。她脫去了褲子和衣衫，站在鏡前束緊着那髮帶，全身露出給陽光炙晒得淺棕色的膚色，只是胸前蓮蓬型圓圓的一對乳房還是那麼潔白。

她溜進床上的薄被窩裏去，說，「你還不來睡麼？」

我悄悄地在她身邊躺下，她躺着不動。她和我談到剛才所看到的戲劇，

和在英國認識的朋友。

我轉身把床頭燈熄滅了，她便安靜下來了。過了一會，她又說，「好，我很睏，晚安！」然後轉過身去，很快就睡着了。

我躺在她身邊，覺得她的體溫是那麼暖洋洋的。她的氣息是那麼平均，她金黃色的長髮觸撫着我的面頰。我靜靜地吻了吻她的耳垂，但是她却睡得那麼甜。這時夏夜的情調也漸漸地在四處包圍起來。因此我計算到八百六十二個數目才沉沉入睡。

尤娜醒來了便愛鬧着玩。陽光很柔和地從窗外偷偷地溜了進來。她站在暖洋洋的陽光下作着柔軟體操。我則忙着弄早餐。

「我們今天打算怎樣過？」她問我。她藍色的大眼睛發射着光芒，真像暹羅小猫的藍眼睛。

「我打算到職業介紹所去一趟。」我說。

「那太糟了，你明天去不可以麼？等我走了你才去吧！」

「如果你喜歡這樣……。」

「我喜歡。」她打斷我的話。

她隨即給我在唇上吻了一個長吻。

我們爬上PRIMROSE HILL 頂上去看小孩們放風箏。我們躺在毫無暖意的陽光下。嚼着幼嫩的草葉，然後又去動物園。尤娜在那裏飼餵猴子和消耗了不少的冰水。

我們在一家希臘人的小餐室裏用膳。我想打電話給阮南施。搖了電話，南施却不在家。

在黃昏的日影裏，我們走了許多路，好不容易才走到CAMDEN TOWN。又是喝冰凍皮酒，吃了一頓有魚和薯條的晚餐，然後才摸回家去。

這天晚上很早便上床。

「今天玩得真開心了。」她說。

「我希望明天不要再這樣玩了。」

「不過明天我要走了。」

「是不是一定要走？」

她轉過頭來，詫異地望着我的眼睛，似乎在搜索着什麼似的。我不知道她究竟要搜索什麼，不過，她終於笑了。溫柔地吻了吻我的嘴唇。

「謝謝你的一切。」她說。

她是那麼有生氣和雅潔，就像大地經過一場大雨一般。我舉起她的手，吻她的手指，一隻一隻地吻着。然後吻她的胸脯，頸項，前額，她閉上雙眼，我吻了她的眼簾和那兩片薄薄的嘴唇。

我們枕着彼此的臂膀躺了很久，彼此的肌膚洋溢着暖洋洋的體溫；雖說我們都是那麼年青，那麼沒有經驗，我們覺得自己都是爲着忍耐所影響。我